

红楼梦论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红楼梦》研究组 编

中国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王昆仑同志题签

红楼梦论集

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红楼梦》研究组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熊冬华
戴美莹
封面设计 邹 刚
技术设计 夏 雨

红楼梦论集

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 编
《红楼梦》研究组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220千字 3插页

1983年10月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书号 10115·490 定价 1.30 元

目 录

《贾府书声》绪言——怎样来研究儒学与《红楼梦》的关系问题	张毕来(1)
《芙蓉诔》与《姽婳词》——《雪芹胸中有共工》第二章···	杨光汉(19)
曹雪芹和曹寅的思想继承关系·····	吴美禄 (41)
婚姻自由的呐喊,男女平等的讴歌——论《红楼梦》的主题 思想,兼评 红学“四论”·····	赵 荣(91)
从《红楼梦》中的“女儿之境”看曹雪芹的社会理想···	丁五光(115)
《红楼梦》和《桃花扇》·····	曲 沐(130)
《红楼梦》艺术中的相反相成——从傻大姐说起·····	马凤起(156)
读《红》谭艺(三则)·····	何大堪(162)
《红楼梦》里的艺术对比·····	汪文科(172)
谈《红楼梦》的酒宴描写·····	张宗琴 李黔才(189)
质本洁来还洁去——从林黛玉的主要诗作看她的性格···	顾绍炯(204)
从红玉的梦谈《红楼》的梦·····	胡端四(218)
《红楼梦》里的医药描写(四则)·····	张曼诚(222)
贾宝玉心目中几个不浊的男子·····	萧而汉(235)
释“潦倒”及其它·····	李华年(238)
《红楼梦》成书新探——论原著后几十回的失传及现存传世本的 构成·····	刘兆榕(240)
试论《红楼梦》后四十回仍为曹雪芹所作·····	杜福华(265)
大观园与贾府院宇格局新探·····	宋鸿文(285)
从红学史上看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	周德儒(320)
后 记·····	(326)

《贾府书声》绪言

——怎样来研究儒学与《红楼梦》的关系问题

张 毕 来

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无论哪一部或多或少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的小说，要它完全避免儒学的影响，那是绝对地不可能的。读这样的小说，如果先了解一下当时儒学及其影响于社会生活的情况，那是比较方便的。为了便于更好地理解《红楼梦》这部小说，我们来研究一下清初儒学的特点和清初儒学与《红楼梦》的关系问题。

一九八〇年八月间，《红楼梦》学术讨论会在哈尔滨召开，我在大会上以“我是怎样读《红楼梦》的”为题发言，说了如下的一些话。我说：

《红楼梦》研究历来是多方面的，有很多人从很多方面来研究这部小说。有的写人物论；有的就书中某些问题如婚姻问题或奴隶问题等等加以研究；有的着重地讲这部小说的艺术成就；有的则探讨此书的思想意义或研究其时代背景；有的研究作者；有的研究版本；还有以《红楼梦》一书的内容或作者曹雪芹的生平为题材进行文艺创作的，写诗，写小说，写剧本；此外，还有从其他方面进行研究的：可以说，在《红楼梦》研究这个领域里，尤其是现在，不但是百家争鸣，也是百花齐放。

我们这次讨论会，把问题归纳为六个。即一，《红楼梦》产

生的时代背景问题；二，《红楼梦》反映的思想倾向问题；三，《红楼梦》的艺术成就；四，《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和版本源流；五，《红楼梦》的作者问题；六，《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我的读《红楼梦》，属于这六个问题中的哪一个？我以为，大体上类乎第二个，即“《红楼梦》反映的思想倾向问题”，因为我读《红楼梦》，着重点是领会《红楼梦》的思想意义。

我所说的“思想意义”，指的是客观地存在于作品形象描述之中，经读者以一定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分析之后，认识到或体会出来的思想，读者对于这些形象和其中体现着的思想，认为有如此这般的意义。我说“领会《红楼梦》的思想意义”，实际上是要把一个“客观”和一个“主观”结合起来。客观，就是已经流传了两百多年的《红楼梦》一书中的形象描述；主观，是继承了千百年以来的，包括《红楼梦》问世两百年以来的文化思想传统的现代读者的立场观点方法。这个结合通过“读《红楼梦》”而实现，因此，我所讲的“读《红楼梦》”，是一个社会实践问题。

说到如何领会《红楼梦》的思想意义，我首先想到的是一个极其一般的问题，就是文艺作品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说过：“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而古代的文艺作品乃是古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这个观点，我以为是正确的，因为事实的确如此。《红楼梦》，就是作者以他从清初社会生活中得到的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是清初社会生活某些方面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这是我读《红楼梦》的根本观点。

《红楼梦》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它通过一系列人物形象，表现相当复杂而多样的社会生活。作者把许多人物在一定的

关系上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相反相成既对立又统一的集体，描述这些人的思想言行，尤其是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全部描述综合起来，是一幅不可分割的完整的图象。我读《红楼梦》的时候，这幅图象在我脑子里构成一个观念形态的社会，我叫它“《红楼梦》社会”，以别于清初历史中的现实社会。我领会此书的思想意义，就从分析这个“《红楼梦》社会”开始，从研究它与清初社会之间的关系入手，目的在于了解《红楼梦》反映清初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红楼梦》一书对清初社会的认识作用，在读《红楼梦》这个社会实践过程中实现，就是这部书的思想教育作用。

《红楼梦》是部小说，我们自然把它当作文艺作品读。读这样的小说，从书中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受到感染，是一种艺术欣赏，其结果是通常所说的“潜移默化”。然而，一切艺术欣赏过程，大抵或多或少都含有对作品的思想意义的体会在内，这是一般的自发的现象。我们有意地探讨所读小说的思想意义，是把这种自发的现象往理论上提高。常见有人引用马克思评论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几句话。马克思说，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马克思自己认为他从巴尔扎克的作品里学到许多东西。他说：“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马克思读巴尔扎克的小说，他首先看见的是巴尔扎克所描述的形象，从这些形象描述中体会出一个历史规律，即法国上流社会必然崩溃。可见马克思是把《人间喜剧》当作文艺作品读，同时，他又有意识地把《人间喜剧》当作历史书看，从其中体会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红楼梦》的反映清初社会，大体上与《人间喜剧》的反映当年法国社会类似。我读了《红楼梦》，觉得《红楼梦》所描述的阶级斗争，可供我们今天借鉴，因为通过对这些阶级斗争的分析研究，我们关于封建社会及其存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的认识，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清代两百多年的历史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光说封建主义的统治，其中就很有我们今天必须总结的教训，这就是“借鉴”。

清初社会里充满了各色各样的矛盾，其中，有的是阶级矛盾，有的不是阶级矛盾，但是，或多或少都打上了阶级烙印。作为现实主义作品的《红楼梦》，它反映了这些矛盾，不管作者本人意识到或者没有意识到。这是客观现实。我读此书时，努力从《矛盾论》的根本观点出发，对书中好些形象描述进行阶级分析。我这样做，自己觉得符合实际，符合《红楼梦》的形象描述，也符合清初的社会生活。我相信《矛盾论》的观点是正确的，我坚持这些观点。我反对“四人帮”论客梁效之流，反对他们政治上的反动，也反对他们理论上的荒唐，尤其反对他们所捏造的那个“儒法斗争”。他们把贾政贾宝玉父子之间的矛盾说成什么路线斗争，把贾政说成搞复辟的孔老二，而贾宝玉是反儒反孔的英雄，这是一派胡言。

但是，我也认为光凭书中只言片语去论证阶级斗争的搞法是不对的。例如光凭第一回中“偏值近年水旱不收，贼盗蜂起”这句话论证《红楼梦》中反映了农民造反，光凭三十三回中“明日酿到他弑父弑君你们才不劝不成”这句话论证贾政贾宝玉父子的矛盾已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等等。这种论证，由于没有形象描述为根据，那结论是靠不住的。我以为，《红楼梦》中有没有阶级斗争，如果有，是怎样的阶级斗争，这些都必须从对“《红楼梦》

社会”的分析得来。

“社会”这个概念本身就意味着人的关系。没有人就无所谓社会。因此，分析那个“《红楼梦》社会”就要分析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因此，我读此书的时候，除了普遍地分析书中种种情节和场面外，还着重地对贾宝玉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研究。

总而言之，我读《红楼梦》，是根据书中的形象描述而以清初历史中的现实社会为参考，努力不脱离两个实际，一个是《红楼梦》的形象描述，一个是清初的社会生活。由于不脱离清初社会生活，我的体会就不免与我们这里的第一个问题，即“《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问题”有关。不过，在我这里，时代背景问题和思想倾向问题这两个问题是一个问题。因为我读《红楼梦》时参考清初的时代背景，其目的在于论证《红楼梦》一书的思想意义。

我读《红楼梦》时所用的方法，我自己用一句话概括，即是：“先从书里说出来，再从书外说进去。”什么叫“从书里说出来”？我虽然明确地意识到《红楼梦》这部小说是以清初社会为背景，也知道清初社会里有许多大斗争，例如反清复明的政治斗争，农民的抗清运动，文字狱，奴隶造反等等，也知道对于千百年来来的儒学传统，清初学人颇有议论，有的见解还相当高明。但是，读《红楼梦》的时候，我完全把这些历史知识放在一边，单从《红楼梦》中的形象出发，最主要的是就人物的言语行动，他们的性格，他们的思想感情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等等进行分析。书里有什么说什么，没有就不说，不因为现实社会里有什么而勉强说《红楼梦》里也有。这叫“从书里说出来”。我就书中形象加以分析之后，得到一些理性认识。这时候，我从书里走出来，站在书外想一想清初历史的实际情况，主要当然仍是与此书形象有

关的社会生活情况。但是，我此时所想的往往要超出书里的形象描述范围，想得更广泛一些。我想想那些存在于清初社会中的事实和思想，哪些被《红楼梦》反映了，是如何反映的，哪些没有反映，原因何在。就是说，我此时是以书外的历史现实为依据去看观念形态的“《红楼梦》社会”。这叫“从书外说进去”。“从书里说出来”，主要目的是看《红楼梦》一书如何反映了清初社会；“从书外说进去”，主要目的是看清初社会如何被《红楼梦》所反映。我认为，这样读《红楼梦》，或者可以看出《红楼梦》反映清初社会的广度和深度。这部小说的思想意义以及作者的理论水平和现实主义水平等等，也许可以从这种对比中看出来。这样研读所达到的理性认识，有时是生活意义的体会，有时是哲学领悟，有时是社会规律的认识，如此等等，因而往往会涉及哲学社会学或历史学。因此，我这样读《红楼梦》，说是用哲学的观点，或社会学历史学的观点读《红楼梦》，也是可以的。

我写那本《漫说红楼》，目的是与《红楼梦》读者一起读《红楼梦》。我把我的读法和心得告诉读者。在这本书里，我对《红楼梦》思想意义的体会，那方法，基本上是上面所说的“从书里说出来”。后来我想，还得从书外说进去，就是多从时代背景方面着眼对《红楼梦》一书加以分析，才能把清初社会生活与《红楼梦》的关系说清楚，所以又写了一本《红楼佛影》，拿《红楼佛影》跟《漫说红楼》配合。《红楼佛影》这本书的内容多半是讲佛家思想，而目的在解决贾宝玉出家问题。在《漫说红楼》一书里，我讲过贾宝玉出家。在那里，是就《红楼梦》小说中的形象描述研究宝玉出家的思想意义；在《红楼佛影》这里，是就清初社会的历史研究宝玉出家的时代背景：两者互相发明，互相补充。

社会，可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部分。社会给小说家的

影响，从基础方面来的，是根本的，但是，是间接的，更直接的是从上层建筑方面来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红楼梦》与当时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比它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我因此想从“清初学术思想与《红楼梦》的关系”这个角度出发再读一下《红楼梦》，也就是想从清初学术流派中考察《红楼梦》一书在学术上的地位。我先从两个问题入手。一是研究清初佛家道家佛教道教的思想与《红楼梦》的关系，就是《红楼佛影》一书的内容。二是研究清初儒学特征及其与《红楼梦》的关系，预拟了三个题目。一个是讨论清初封建主义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互相脱离的情况和原因及其在《红楼梦》中的反映。二，研究儒学最重要的伦理规范，即所谓“三纲”在清初思想界的情况以及这种情况如何反映在《红楼梦》这部小说中。三，研究贾宝玉思想与儒学的关系。这些问题，现在是在探讨过程中，结果如何，那就是“且听下回分解”了。

我以为，如果把《红楼梦》与其他观念形态之间的关系弄清楚些，有利于弄清楚贾宝玉的思想和《红楼梦》一书的思想意义。在弄清楚了贾宝玉的思想和《红楼梦》的思想意义之后，我们或者可以比较准确地判断作者曹雪芹的思想。贾宝玉的思想，《红楼梦》的思想意义，曹雪芹的思想，三者是要区别的。它们之间当然很有相同的地方，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判断曹雪芹的思想，第一要靠对《红楼梦》一书的分析研究。我们现在是根据《红楼梦》现行本分析，希望不久的将来有更好的本子印出来供广大的读者阅读和研究。判断曹雪芹的思想，第二要靠《红楼梦》以外的资料的进一步发现。这两方面研究更充分些，则曹雪芹其人，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的艺术水平如何，作为一个思想家，他的理论水平如何，或者可以作一个大致可靠的判断。

上述发言中“且听下回分解”一语中的“下回”，现在就是这本《贾府书声》。我写这本书，方法和目的与写《红楼佛影》一书类似。

在《红楼佛影》里，我们研究了《红楼梦》这部小说所受佛家思想的影响，着重点是探讨“贾宝玉出家”的时代背景，目的在于与《漫说红楼》一书中的有关章节配合，互相发明，互相补充。就方法而论，基本上是“从书外说进去”。现在这本《贾府书声》，想研究《红楼梦》这部小说所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关于贾宝玉思想中的儒家影响，我在《漫说红楼》中《四权的统治和新思想的萌芽，贾府主子的矛盾》和《矛盾中的贾宝玉性格和贾宝玉性格中的矛盾》那两章里说过。在那两章里，主要是就《红楼梦》小说中的形象描述，研究贾宝玉思想中的儒家影响。那方法，基本上是“从书中说出来”。在《贾府书声》这里，我想从清初的文化思想情况，主要是当时的儒学情况出发，来考察儒学与《红楼梦》的关系，那就是要“从书外说进去”了。我是想拿贾宝玉的思想跟当时的儒学比较一下，研究贾宝玉思想的进步意义及其局限性。《贾府书声》和上述《漫说红楼》中的两章，也可以互相发明，互相补充。

我在《红楼佛影》一书的《引言》里说，“清初士大夫禅悦之风”是一笔旧帐。现在我这里提出来的“清初儒学”也是一笔旧帐。清理旧帐实在是一件苦事，但是如果要研究《红楼梦》，则此种旧帐是不可不清理清楚的。只是应该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不可胡乱地扬鞭跑马。我这里将象清理“清初士大夫禅悦之风”那笔帐一样，只讲与《红楼梦》有关的部分。

我们当然不能全面地研究清初儒学，也没有那样做的必要。《红楼梦》所写的人物，主要的可以说是一些知识分子。但是，

不是后来的《孽海花》中所写的那些名流学者，而是一批青年男女。跟这些青年男女更有关系的，是当时的蒙学，是体现于当时蒙学中的儒学，因此本书将以“清初蒙学与《红楼梦》的关系”为重点。

* * *

我国两三千年的文化领域里一直有个“儒学”，也叫“儒术”，还有“儒家”“儒生”“儒巾”“儒林”……等等名词。“儒林”一词尤其值得讲一讲。

《史记》里有篇《儒林列传》，《汉书》里有篇《儒林传》，讲的都是知识分子的事。“儒”也者，在这里就是知识分子。但是，先秦之时，这个“儒”只是诸学派中的一派。《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讲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汉书·艺文志》讲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九家。后世并没有创造出“墨林”“法林”一类的词儿来概括学术界，却用“儒林”来泛指学术界，可见儒学在两三千年的文化史中实在占着很重要的地位，以致人们以偏概全而听者不怪。到了清初，大致与《红楼梦》同时，出现了一部《儒林外史》，其中所写对象，虽说是“儒林”，其实杂七杂八，那“儒林”二字，实在成了“文化界”“读书人”甚至于“秀才”“童生”……等等的同义语了。

儒林上空撑出一面旗子，上书“儒学”二字，那是当然的。千百年来都是如此，清初何得例外？我们如今来研究《红楼梦》中的儒家思想影响，如果举目一望儒林，见它那面旗子上有“儒学”二字，就形而上学地着眼于“儒学”这个词儿的一般意义，那就一定不得要领，甚至简直无从说起。我们必须亲自走进这个儒林里去，看看在那里高谈阔论摇头晃脑的是些什么人，在那里发号司令调兵遣将的又是些什么人，他们讲些什么，做些什么，

然后才能理解旗子上那“儒学”二字的含义。我们走进这个儒林的时候，最好随身带上一部《红楼梦》。一边考察儒林情况，从这个儒林里看小说中形象描述的客观根据；一边读这部小说，从小说里看这个儒林的影子。这样，我们或者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红楼梦》一书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情况。

* * *

我们暂且离开清代，先回到古代去，再从古代、也就是从这个历史长河的源头顺流而下，沿途所见，乃是这样一个事实：先秦有一位儒者，公元前五百五十一年生于今山东之曲阜，公元前四百九十七年死，姓孔，名丘，字仲尼，后人大抵尊称之曰“孔子”。先秦只有这一个孔子，秦汉而下则有许多孔子。汉朝有汉朝的孔子，唐朝有唐朝的孔子，宋朝有宋朝的孔子，清朝当然也有清朝的孔子。可以说，我国两三千年的文化史上，曾经有过许多孔子。而这许多孔子却可以归纳为两种。一种孔子，是先秦的那一个孔子；另一种孔子，是秦汉以来的那许多孔子。两种孔子是大有不同之处的。而秦汉以来的那许多孔子，彼此之间也颇有不同。

抽象地讲，儒学就是儒家之学；儒家是一批自称崇奉孔子学说的读书人，儒生。儒学，如果按孔丘当年的言行来讲，还多少有个边儿，因为可以拿《论语》作为依据。孔丘讲“仁”，讲“礼”，讲“克己复礼为仁”等等。他不大讲鬼神。但是，他讲“天命”。他的政治理论，最主要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论，先肯定这些“名”，然后要求社会生活来符合“名”，办法是“导之以政，齐之以德”等等，这是“克己复礼为仁”在政治领域的体现。此外，他在别的方面，尤其是在教育方面，还有许多主张。总而言之，“仁”，“礼”，“天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概念，

可以说是孔丘学说的主要内容，是一切儒生都挂在嘴上的东西。然而，秦汉而下，各朝自有各朝的儒学，不但并没有抽象的一般的儒学，也没有共同的儒学，各朝的儒学也都与先秦那样的儒学不完全相同。

* * * *

我们讲儒学，常说“孔孟之道”。这个“孔孟之道”，当然不完全是孔子的理论，也不是孔子的理论加上孟子的理论，而是经过孟子补充和改造过的孔子的理论。孟子大约生活于公元前三百七十二年 to 公元前二百八十九年之间，离孔子两三百年。他不曾看见过孔子是个什么样子，又相隔那么多年，他哪里能够跟孔子完全一样想问题！然而，二人的理论可以合并成一个体系，叫做“孔孟之道”，这里边有个道理。依我看来，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孔孟的理论，尤其是孔子的理论，本身粗糙而含混，因而在后人的手里就大有灵活运用可能。孟子说的比孔子说的周到些、细致些，但也颇有灵活性。孔孟联成一气，并不是两三百年以后的孟子按两三百年以前的孔子的话办事，而是两三百年以后的孟子拉着两三百年以前的孔子跟着他一起应付他当时的社会。孔子孟子二人，在理论上其实很有不同，以至现在还有人认为孟子简直不能算是儒家。这一层，我们这里不去研究。我们只说，孟子能够把孔子拉着一起走，说明孔子的话本身灵活，孟子可以灵活运用。“孔孟之道”一直传到千百年之后，又说明孟子的一套也有很大的灵活性，因而后世的儒生可以灵活运用。当然，重要的原因是后世社会生活的需要，更主要的是各时期的政治上的当权人物的需要。按这些人的需要讲话，白的尚且可以说成黑的，何况孔孟所说的话中颇多模棱两可之辞！

* * * *

儒学自然要通过一个个的儒生来实现。作为个人的儒生，他们各有一套学问，彼此之间是有区别的。泛泛地讲“儒学”，只能概乎言之。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讲儒家，认为儒者“以六艺为法”。子长文章，大抵边叙边议，他发议论道：那六艺经传实在太多，儒生们往往是“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结果是“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一般说来，儒生一生除了读书就是讲礼，搞得好的还当官。书，主要的就是六经；礼，主要的就是仁义。读书讲礼，其目的在于帮助人主治理天下。《红楼梦》第一回里空空道人所说的那种“大贤大忠”，就是儒家的理想人物，他们从事“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所以儒家在政治实践中，一定要“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说儒家，也着重地指出这一点。班固说，儒家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但是，孔丘所讲的道理，在一般儒者的口中，从古时起就开始走样。班固说，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接着又批评道：

“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寢衰，此辟儒之患。”班固所说“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这几句话，可以说是抓住了秦汉以来儒者对孔丘理论的一般态度。这几句话是我们必须十分注意的。懂得这几句话，我们就懂得为什么儒学流行两三千年的奥妙。

* * * *

后世之所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孔子，主要还不是由于后世的儒者说了各种各样的道理，更主要的是由于后世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家在后面指挥。所以我主张我们除了亲自走进这个儒林去看看在那里高谈阔论摇头晃脑的是些什么人而外，还要看看在那里发

号司令调兵遣将的又是些什么人。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儒者各有理论，你有你的“义”，我有我的“义”。这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各朝皇帝都各有他自己的“义”，这才是出现各色各样的孔夫子的根本原因。

大略说来，先秦时期的儒家已经分成了八派。秦汉以来，儒学的面貌就更是五花八门了。在汉，在董仲舒那里，儒学大有妖气。到魏晋，在王弼、何晏他们那里，颇有道气。到了唐，在韩愈那里，是圣人气。一到宋，在朱熹那里，除了道气而外，还大有佛气。可见后世儒林，不但有在儒学范围内的不同派别，而且这些派别还往往染上邪教的色彩。总而言之，秦汉以来，并没有统一的儒学。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春秋末年的那个孔丘，当时讲了许多道理，基本上没有实行。他当年恹恹遑遑，席不暇暖，奔走于宋、卫、陈、蔡之间，其实是一个普通人。他之成为圣人，是他死后之事。活着的普通人孔丘的理论，基本上是他自己的理论，如今有一部《论语》流传下来，其中有好些话是他说的。死了的孔圣人的理论，其中夹杂着历代皇帝要讲的道理，可以说是历代皇帝的理论，不过以孔丘的理论为基础罢了。孔丘只有一副面孔，孔圣人却有许多副面孔。秦汉以来的儒学，可以说皇帝是内容，而孔夫子是形式。千百年来有很多皇帝，因而也就有很多孔夫子。朝代一换，儒生们就出来按新皇帝的旨意把孔夫子重新打扮，使孔夫子的一切符合于皇帝的政策。改变之大，一直到把孔丘改得面目全非为止。我们现在谈《红楼梦》，研究儒学与《红楼梦》的关系，首先必须弄清楚儒学在清初是个什么内容，也就是要弄清楚在清初康熙、雍正、乾隆这几个皇帝的打扮之下，孔夫子成了怎样一个圣人。如果不讲清初的儒学而泛泛地讲“儒学”二字，那么我们无论讲贾宝玉反对“儒学”也罢，讲他拥护